

惠州文脉【创想】

策划/统筹 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陈晓鹏
文/图 李海婵 周婷婷



文脉往事

在碑刻拓片里 探寻惠州历史故事

文/钟雪平

碑刻拓片的制作、整理与释读碑铭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早在宋代，曾有一门叫作“金石学”的专门学问，便是与此有关。由此，人们对碑刻的搜集与整理，形成较为系统的认识。

2020年3月，省文博一位同行老师发来一篇有关惠州清代康熙年间“新筑西湖堤路记”碑刻文字，资料来自九十年代编辑出版的广东历代碑刻选集，但其告知在校过程中，发现有疑问的地方请我核对。

我很慎重，随即调来有关资料，经过两三轮仔细审核后，仍觉得有些词语有误。于是便找来藏在博物馆的石碑实物，专门校对这段藏在石碑里的文字，同时对原碑拓片进行逐一辨认后，发现其录入的800多字碑文中，有十多处错字漏字。不仅如此，其中两块碑的全部内容均未录入，显然这不是一段完整的碑文。难以想象，这个错误竟然一直存在30多年，如果没有这次理清的机会，人们在查阅资料时仍会一直错下去，难免给后人解读惠州历史提供错误信息。

“新筑西湖堤路记”碑刻工精致，是博物馆内保存品相最好的，不仅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，其蕴含的历史内涵也有着丰富的研究价值。我在查阅资料时，发觉已著录的中国古代碑铭数量已超百万之多，而编撰的碑刻资料集也数以千计，这为我们考证地方历史、研究整理乡邦文献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资源。

2020年，我和同事整理惠州市博物馆藏的石碑。在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，完善了部分碑刻拓片的档案。工作过程中，我们发现对石碑文字进行捶拓形成拓片时，要想形成一张比较理想又完整的拓片，也是一件相当考验人耐心、手艺的技术活，因为针对不同石碑所刻文字的具体情况、古代刻字工艺等，其用纸、墨、刷子、拓包都要有不同考虑，也很讲究。在户外制作超过3平方米的拓片，就更难操作和掌握，通常要几个人同时协作、默契配合，要非常熟练、一气呵成，方能拓好。

在整理馆藏石碑的过程中，其中有一通最古老的“惠州野史亭诗”以及“惠州重修西新桥记”碑，这是一碑两记（诗），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，可惜征集回来时已只有断裂的五块，且残存的石碑文字无法辨认，没有一张完整的拓片，让我觉得非常遗憾、可惜。

还好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经过多方打听，这一石碑的拓片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，拓片乃清代所制作。利用其高清图片，托人专门在深圳高清扫描制作公司用宣纸仿制两张，用于馆藏。细读碑文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诗碑所蕴含的厚重历史，历经千年依然讲述着北宋贤太守陈尧佐的故事。

在工作中，每当完成一件拓片，回想录入并校对碑文的日子，都让人对惠州的历史文化有更为直观深刻的理解，充分感受到惠州历史文化是极为丰富又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。在碑刻拓片里探寻惠州历史故事，并留下一份历史记录，所有工作人员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因为不仅学会了某种技艺，提高了动手实践的能力，而且加深了对惠州历史文化的理解，甚至还加深了对如何研究历史的理解。

今年“文化和自然资源遗产日”期间，西湖拓片技艺分别走进了惠州的上排小学、光彩小学，让众多学生近距离接触拓片这项古老技艺，体验拓片乐趣，感受传统文化魅力。

拓片是以湿纸紧覆在碑碣或金石文物上，将碑文、器皿上的文字或图案原汁原味拷贝出来的一种方法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惠州碑文石刻繁多。拓片在为惠州文物留下历史文档的过程中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拓片作为一项古老传统技艺，大部分人只有耳闻，未曾见过。近日，记者多地走访了解到，目前惠州掌握这门古老技艺者寥寥无几，能达到专业水准的少之又少，拓片面临传承后继乏人的困境，亟待关注。

探寻古老的拓片技艺

惠州探索拓片进校园、景区，力求解决本土拓片人才寥落问题

拓片一出，就知道有没有偷懒

“拓碑前必须先清洁碑面，如有油污泥封，要很小心清除，但不可损坏文物。”

“敲打时力量需均匀，不轻不重，每个字凹入，字迹清晰显现即可。”

“八至九成干时，才能取下拓片。”

在惠州市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内，宣纸、棕刷、鬃刷、拓板等工具一应俱全，林俊辉手持拓包，边演示边讲解拓片需注意的细节。

拓片有着悠久的历史。相传，捶拓产生于隋，最早的用途是临摹习字。随着时代发展，拓片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并延续至今。拓片内容之丰富可谓包罗万象，如甲骨青铜、碑刻墓志、摩崖造像、钱币画像等，只要刻有文字、纹饰或图像都可以传拓成拓本。因此，拓片是保存古代画像石、碑刻等重要文献资料的主要形式之一，黑白对比强烈，易于辨认出其中所包含的图像和文字。

“目前，惠州以碑石拓片为主，大部分人只有耳闻，未曾见过。”林俊辉介绍，拓片制作流程有着以下主要步骤：根据石刻的尺寸大小，将宣纸或连史纸裁剪至适合尺寸；清洁碑面后，用事先煮好的白芨水，均涂在有文字的刻石碑面上，必须涂均匀，使拓纸牢牢沾在碑上而不会移位；上纸后用软毛刷刷平，赶走空气使纸与碑面密合，“这一步很关键，切忌出现褶皱，否则会显现在拓片上。”紧接着用鬃刷敲打，使文字凹入，“注意不能用力过猛，以免拓纸破裂。”林俊辉说，敲打时力量需均匀，不轻不重，每个字凹

入，字迹清晰显现即可，等字全部均匀凹入即完成；在上墨时，需一手执拓包，另一手拿拓板捶打，使之墨色均匀，拓纸七八成干时迅速用拓包上下来回渐次密集捶打，上墨直至全碑文或图案、字体凸现即可，“一定要有规律地捶打，不能这打一下那打一下。”

经过“千锤百炼”，方能取下拓片，但时机很有讲究。“最好在拓本八至九成干时，因为此时拓片较不易被损且易于取下。”林俊辉说，如果尚潮湿即急于取下，就容易破裂。取下之后平面放置，自然晾干。

虽然拓片方法不少，但主要步骤大同小异，“因此这项技艺入门并不难，最关键是需要极度的专心、细心、耐心！”林俊辉说，天气、材质、纸质、用墨、力度等都是影响拓片的质量，需要在实践中反复试验，总结经验，才能逐渐摸索出一些门道。比如，操作前，林俊辉会对碑文的内容、位置做到心中有数，这一小技巧能让上墨更加到位。

尽管做好充足的准备，在拓印过程中，还是要应对随时出现的难题，如拓印大型石碑时，这边刚开始捶打上墨，另一边就干了，只能重新再刷再调再干，“这就考验着拓片人的应变能力了。”

“拓片一出，就知道有没有偷懒！”林俊辉说，如果上纸有褶皱、上墨不均匀，一看拓片就知道。因此，经过多次学习、反复试验摸索后，林俊辉才接触拓印文物，争取“一次就成功”，尽量减少对文物的损伤。

贰 1/3馆藏石碑已完成拓片存档

惠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，历代文人骚客、政客寓公留下诗文题咏无数，有些刻于石碑，流传至今。以惠州西湖、罗浮山为例，在西湖历史上出现碑（石）刻种类繁多，从宋代到民国的数量逾百件。罗浮山历史记载的摩崖石刻便有2000余处，现存有230余处。

随着时间流逝，不少石碑早已散失毁坏。惠州市博物馆副馆长钟雪平介绍，目前馆内收藏的可辨识的石碑有60余通。但民间散落的石碑数百上千，这都为拓片提供了丰富的“题材”。

2020年开始，惠州市博物馆收藏研究部对馆内收藏的古代碑刻重新展开资料收集，完善碑刻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。其中，对保存较好、比较有历史价值的石碑刻进行拓印，是一项关键举措。截至今年1月，已完成了近三分之一的碑刻档案材料拓印工作。

虽然如今照相、扫描技术发展，但古老传统的拓片技艺依旧有着存在的必要性。钟雪平在博物馆工作22年，有着近20年的拓片经验，他介绍，有些碑刻因年代久远，内容已模糊，通过拓片，便可还原其真实面貌。惠州博物馆藏有一块《新筑西湖堤路记》石碑，碑文字迹十分模糊，难以辨别。通过拓片，更好地研究解读存档，“经过对比，还发现了不少史料记载中的错别字”。

拓片能一比一复制实物文字、图案、大小，许多已散失毁坏或者难以接触的碑刻，因有拓片传世，才能让人感受原碑的内容及风采。在

印章、硬币等。同时，积极持续活化、常态化进校园，让更多学生接触了解拓片。

惠州市博物馆也在积极推动。2019年开始，在全市开展了让文物“活”起来——传统文化进校园进社区活动。至今已开展了80多场，受众10多万人次。据惠州市博物馆副馆长侯慧梅介绍，讲解员通过深入挖掘东坡寓惠文化内涵、讲好东坡故事，开展东坡寓惠书法拓片、惠州书院书法拓片现场教学活动，让珍藏在博物馆的文物真正“活”起来。

让她感动的是，每次木刻板拓印现场，宣教老师让孩子们学习和体验拓片的古老技艺，了解拓片的文化价值。孩子们都会纷纷争着拓印，要把亲手拓制的拓片带回家，把“文物”带回家。“接下来，我们还将赴各县（区）相关学校、社区巡回开展相关活动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片技艺。”

惠州博物馆藏有一幅《抗日室记》拓片，原碑则是镶嵌在西湖旁丰山公园大门的左侧一处抗日旧址——抗日军事机要处藏室，很久之前，该处藏室因安全起见，加装铁门，常人无法入内观看。但通过拓片，市民游客也能一睹文物风采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拓片是因为保存、研究和传播原器物的实际需要而生成的，几百上千年的过去后，这些拓片也变成了文物。在惠州市博物馆，不少石碑拓片成为文物展品，钟雪平介绍，馆藏拓片有70余件，主要来源于旧藏、民间捐赠、征集购买。其中，不乏伊秉绶、宋湘、江逢辰等名家墨宝。

尽管拓片积淀着厚重的文化，但一直鲜为人知。掌握这门古老技艺者寥寥无几，专业水准在惠州更是少之又少。钟雪平介绍，自上世纪80年代惠州市博物馆成立以来，历经三代仅有四人专门拓片制作，如今传到林俊辉这一代成了“独苗”。民间不足10人掌握拓片技艺，且基本都是从事裱画工作，拓片工艺面临着传承危机。

今年1月，根据相关规定，惠州市博物馆暂停拓印工作，只能偶尔用木刻或者翻印的石碑进行“练手”。“但我们会努力让拓片技艺传承下去！”钟雪平表示，接下来，惠州市博物馆会积极向上级部门提交申报，获取拓片的相关资质，他本人也计划组织团队，走进大街小巷，拓印民间散落的碑刻，“将与罗浮山沟通，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，去拓印保存较好、有价值的摩崖石刻。”

不少拓片成为藏品



上纸后刷平，赶走空气使纸与碑面密合



用鬃刷敲打，使文字凹入



拓纸七八成干时迅速用拓包上下来回渐次密集捶打，上墨直至全碑文或图案、字体凸现即可



上墨后，字体逐渐显现



拓片被取下后自然晾干



拓片能将碑文一比一还原



学生亲手制作拓片，感受拓片技艺魅力

叁 拓片进校园进景区受欢迎

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拓片，近年来，惠州西湖景区管理中心、惠州市博物馆等相关部门积极向外推广，探索这项古老技艺进校园进景区进社区，让广大学生、游客及书法爱好者与之零距离接触，反响热烈。

在人文底蕴深厚的丰湖书院，惠州首家拓片工作室坐落于此。工作人员任惠然用翻印的石板为游客们演示如何进行传拓制作，并讲解拓片技艺的由来、流程、手法等，让游客动手制作属于自己的拓片。

据任惠然介绍，早在2011年8月，惠州西湖景区管理中心成立了拓片工作室，一开始是在相宜居，后搬到了丰湖书院。在推广过程中，也遇到一定的困难。任惠然坦言，拓片有一定的门槛，只有喜欢文化或者了解过拓片的市民游客才会关注。接下来，她希望增加体验互动项目，让游客们能拓印树叶、